

中国新实力作家精选
当代青少年必读的精品散文
张海君、总策划

春天的 自行车

沙爽◎著

在这个春天，自行车比往昔更接近一个寓言。两轮
暗中指向时间的轮子：上帝和现代科技并没有赋予它们
向后转动的权力……

知识出版社

中国新实力作家精选
当代青少年必读的精品散文
张海君、总策划

春天的 自行车

沙
爽◎著

在这个春天，自行车比往昔更接近一个寓言。两
只暗中指向时间的轮子：上帝和现代科技并没有赋予
它们向后转动的权力……

知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天的自行车/沙爽著. —北京: 知识出版社,
2011. 9

ISBN 978 - 7 - 5015 - 6275 - 6

I. ①春… II. ①沙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79086 号

总 策 划 张海君 李 文
策划编辑 马 强
责任编辑 姚树军 范 钧
责任印制 张新民
封面设计 晴晨工作室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

邮政编码 100037

电 话 010 - 88390732

网 址 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印 刷 厂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
开 本 1/16

印 张 14

字 数 180 千字

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

ISBN 978 - 7 - 5015 - 6275 - 6 定价: 27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辑 鸟 语

鸟 语	3
童年的多米诺	7
镜子里的时光	14
两只猫的忘年交	19
杨,或者槐	23
雪 国	29
两个人的地震	36
过去时态的雪	40
鸟的事情	44
海虹时间	46

第二辑 逆时光

逆时光	57
两个女人的编年史	64
春天的自行车	72
时间背后的事件	78
夜行车	81
手 语	87
田野,有时是用来痛的	93
童话背后的脸	99
生命的衬里	102

42 天:足不出户的旅程	105
在与火箭相反的方向	108

第三辑 碎 香

盛 开	115
醉蝴蝶	117
初 见	119
五月八月	122
电生活	125
闪 电	127
算术题	129
天神不需要眼睛	131
满江红	133
参 差	136
琉璃脆	138
浥轻尘	140
一根电线杆歪了	142

第四辑 风乍起

温泉小镇	147
在怀玉山,怀想一个词	153
倾 斜	156
测试题	161
那幽深的、神秘的洞穴	166
河 流	170
水泵站	176
缺 口	183
时光飘落在葡萄园上空	197
纸上的建筑	205
风乍起	213



A decorative rectangular frame with rounded corners, featuring ornate floral and vine motifs in the corners and along the bottom edge. The text is centered within this frame.

第一辑
鸟 语

鸟 语

外贸成衣店门前的阳光很暖，有两只鸟在晒太阳。是一对虎皮鹦鹉，弯喙橘红，羽衣鲜丽。看到我走近，它们开始在笼子里跳来跳去，发出一串金属般明亮的声音。我认真地听了好一会儿，确信这种语言比我想象的还要艰深。对待任何一种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，我们通常在词不达意的情况下使用“音译”。但是汉字中间显然没有虎皮鹦鹉们反复咏唱的这几个字。我设想它们在说：

“瞧！又来了一个人，想淘便宜货！”

“这人好像不太对劲耶，她干吗站这儿？”

“就是就是，还把我们的日光浴打断了！”

我往旁边让了让，阳光重新铺满鸟们简洁的一居室。西墙边放着多半桶新鲜的小米，东北角的水缸清澈地满着。如果没有太多奢望的话，这样的生活几乎算得上完美无缺。何况，还有爱情相伴左右，还有冬天的阳光不离不弃。

几年前，热爱八卦的女友给我出过一道心理测试题：春天的花；夏天的西瓜；秋天的月亮；冬天的太阳。四种事物按其美好的程度进行排序。被我毫不犹豫地排在第一位的冬日阳光，始终悬挂在年末岁初，照耀着我生活中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。在周末的上午，我尽可能坐在向南的窗前，膝上万分惬意地摊开一本书。阳光很快地从我的身上移往东墙，在那里印下3个平行四边形的白亮影像。为什么是3个而不是两个？我停下阅读为这个物理问题研究了半晌。第二天，阳光重新回到我膝上，让我为失而复得的幸福满怀惊喜。

现在，我很想听清鸟儿们的见解，关于阳光和生活，它们的想法是不是与我相似？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见有关阳光问题的讨论了。同事们在探讨

经济危机、转制、工资、失业率以及陈水扁绝食；朋友们在议论发表、出版、专栏、稿费和签约；我妈在说我的刚满 18 个月的小侄儿的学习问题，以及我弟弟的证件和我爸的手机；我儿子徐鉴涵说的是捐款、考卷费、肯德基优惠券和小狗嘟嘟的交际圈问题。虎皮鹦鹉会说起这些吗？它们的嗓子眼里似乎藏着一只钢质滚珠，每说出一个字，滚珠就向不同的方向骨碌碌转动。这个被说出来的字因而质地脆薄而坚硬，仿佛掷地有声。这样的交谈中含有大量的感叹句式，适宜夸张和抒情，而不宜于进行琐碎的生活描述。

我向它们伸出一只手。这个动作是下意识的——见到自己喜爱的东西，人的本能就是伸出手去。索要，争夺，赢取，抑或只是短暂的抚摸。我的手指触到了鸟笼的栏杆，它停顿下来。这是我和两只鸟之间的区别，一个在笼外，一个在笼里。但是鹦鹉们并没有我这样多的心思和顾虑，它们距离我最近的那一只，当即张开小小的喙，轻轻地在我的指尖上啄了几啄，另外一只马上也加入进来。从家里出来之前，我往手腕上涂了一点儿迪奥“毒药”香水，指尖上因此也沾染了香气。但是香水的概念是一种虚无主义，它不可能代替清水和馨香的小米。两只鸟对我的手指很快失去了兴趣，最早与我亲近的那只（可能是雌鸟）用喙去啄另一只，阻止它与我亲热。

“你别价！你别价！”

“干吗呀？！许你啄就不许我啄？”

两只鸟嬉闹拌嘴，四瓣鸟喙像叠罗汉一样彼此交叠。我看见里面精巧的鸟舌，像两粒洁白的葵花籽仁儿。

去年夏天，在一个温泉小镇，我们下榻的宾馆大厅正门口出人意料地安置有一只鸟笼。这只鸟羽毛漆黑，圆眼晶亮而锐利，像古代巫师一样具有神秘气质。我正在暗自诧异，鸟忽然说话了：

“你好！”

是纯正的汉语普通话。我们呼啦啦围拢到它跟前。徐鉴涵试探着和它打招呼：“你好！”

它很有礼貌：“你好！”

原来八哥是这个样子的啊！我又长了点儿见识。

我的同事亚贤命令它：“快对我说‘你好’！”

八哥侧头看她一眼，隐有责备之意。

亚贤很没面子，数落它说：“你看你这只鸟，让你说话你偏不说话！”

八哥显然开始生气，别过头去不肯理她。

亚贤起身走开。徐鉴涵再次问候八哥：“你好！”

“你好！”

亚贤回头，在几米远外狠狠向八哥丢去一颗白眼。八哥假装没看见。

“我叫徐鉴涵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你说啥？你说啥？”

从小镇回来，我和徐鉴涵一直在想念这只八哥。听我们翻来覆去把一只鸟热议了好几天，先生说：“要不，我去花鸟市场买一只回来吧？”

我马上说了一连串的“不”，惟恐态度不够坚决，他会真的心血来潮买回一只八哥。我没有信心承担另一个生命的重量，何况，还是一种能够使用和模仿人类语言的鸟。在我看来，这样的鸟已经不只是鸟了，它停留在地面上，与人类对话，而不远远飞走。它的灵魂至少有人类的一半那样重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单位的院子里挂出来几只鸟笼。在一般的机关里，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养花弄草是美化环境，但是养鸟，多少有点儿某某主义作风。或许是传达室的师傅认为，像我们这样的单位，本来就没有太多的政治性；来来往往的大多是艺术家，鸟的啁啾对提升创作灵感大有益处。领导们也默许几只鸟就此加入我们的大家庭。它们是：两只画眉（都是雄性，分别居住在两只鸟笼里）；一只虎皮鹦鹉；另外的一只我至今叫不出名和姓。

这天下午，我们聚集在会议室里开会。会议内容比较严肃。我在会议桌下悄悄翻开纳博科夫的《透明》，领导开始讲述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原来，同事A（某部门主任）带队去参加省上级部门组织的表演比赛活动，评选结果宣布，多数人认为评奖不公，以A为代表的几个人便去找组织部门的领导反映情况。双方意见无法统一，以致发生了冲突和争执。

此事影响极其恶劣，省上级部门因此要求对带头闹事的 A 进行严肃处理和教育，同时对我们单位实行通报批评。

领导们说明情况后，A 开始他的长篇检讨。某些事物原本具有透明性质，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自我的不透明性。也就是说，既要有向内的透明（出众的智慧和玲珑心肝），又要有向外的不透明（深邃的水域和情绪节制），并把诸如此类的准则贯彻终生。我们要相信领导部门的权威和公正，并以此规范好优雅的礼仪和言行。总而言之，主人公（或者 A）都必须在事件中尽可能控制好表情和语速，严禁笑场，避免不和谐音从自己身上诞生。

鸟在会议室外面忽然叫了几声。

作为旁观者和听众，在被领导点名叫到之前，鸟应该保持沉默。对于这一点，鸟显然没有弄懂。

但是，我疑心它们其实在说：

“真无趣！一个破会开了这么半天！”

“就是就是，就是说给别人听，做给别人看！”

“做一个人是多么苦恼呵！”

我记起传说中两个听懂了鸟语的人。在童年时代，我们相信这罕见的幸运来自对善良的回赠。而问题是，因为这额外的倾听，两个故事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招致了灾祸。在成人世界当中，传说内部的深意其实隐晦而曲折。关于鸟语者的故事，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理解：

〔理解一〕 一个人一旦了解到超出他自身能力以外的秘密，是可能带来危险的。因为一切秘密都带有危险气息；

〔理解二〕 故事中的人类实质上充当了秘密的窃听者，而窃听是一种不道德行为，无论窃听用具是一根羽毛还是高科技产品，都应该受到惩罚和谴责；

〔理解三〕 一旦行径暴露，窃听者很可能会变成一块石头，或者遭遇逮捕和监禁——在本质上，这两种结局是同一个意思。

〔综合结论〕 鸟语中隐藏有造物的秘密，即使是精通英汉两种语言的鸚鵡或八哥，也不肯把这秘密翻译给人类——因为，有些东西，比如骄傲和掩体，永远不可以破碎。

童年的多米诺

每天下午的最后一堂课，在T的感觉中短暂无比。夹杂在一群神不守舍归心似箭的孩子们中间，T知道自己注定是一个形单影只的异类。身后的悬崖正在张开它幽深的大嘴，而她置身的时间：一小片荒芜的坡地，陡峭，光滑，没有一根草可以阻挡她向着身后的深渊一路跌下。幼稚的自尊心则像一小截紧闭的喉咙，坚决不肯出声呼救。这时候，放学铃声宛如一组噩梦的开头，她努力延长整理书包的时间，尽可能在噩梦和悬崖边上磨磨蹭蹭。但校门口的踞伏者永远比她更富有毅力和耐心，像一只喜欢炫技的食肉动物；而她，一个小个子的二年级女生，天生的胆怯和柔弱，被目光犀利的掠食者准确挑中。整整一个月，剽悍的高年级女生撵着T一路追打，让童年的噩梦低低呻吟着无法自拔。

后来，还是母亲的出场，把她从隐忍不发的尖叫中打捞出来。但是，被欺侮的命运仿佛如影随形，在整个童年时代紧紧纠缠住她。像母亲随时可能炸响的斥骂，像父亲周身缭绕不去的酒气和通红的眼睛……在这些有关童年的一团乱麻中间，她终于一点点捋清了一个头绪：那些理直气壮地欺侮她的孩子，不只是在外形上强壮有力，他们还具备让自己高人一等的厉害魔法。那是些她怎么也追赶不及的东西，自童年开始，“钱”的概念就一点点压倒了其他，占据了她人生目标的重要位置。

听好友如此这般地讲述她的童年，我不禁大吃一惊。当我试图复述出这段故事，在电脑键盘上的26个字母之中，我最终选择了“T”。在我看来，这个字母的外形和气质，与我好友小时候的样子相对接近。它是这样的小心翼翼，手和脚都尽可能放得规规矩矩。然而它大脑里那么多想法实在无处隐藏，它硕大的头部因为过多的想法而过分沉重，使整个童年在一个细瘦的身体上危险地摇摇晃晃。

这使我暗自庆幸（尽管这样有点儿可耻）。我庆幸的是我小时候没有遭遇这么多花样。虽然8岁之前我置身的环境和T差不多，同样在乡村生活里淘洗和打磨；但是在我的记忆里，除了老爷家大我半岁的小叔，并没有其他人明目张胆地对我实施攻击。小叔的掠夺也主要体现在物质上面，他两手空空，因此嫉妒我手中层出不穷的饼干和糖果。而这么多年来，我始终没有培养起对世界的严谨防范，手中的白面糖饼被人覬覦良久仍全无察觉。也许在我看来，白面糖饼并算不上什么值得覬覦之物——如果它出现在别人手中，我没有任何理由出手抢夺。这样一来，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的估算。我吃惊地低头打量着自己蓦然空旷下来的两只手：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不是一张突然失去的白面糖饼，是比糖饼远为复杂的什么，让我在乡村里的游走神情恍惚迷惑不解。

小叔对我其实怀有些微忌憚，这忌憚来自时不时出现在我身旁的三哥。再往远处看，还有三哥的哥哥二胖和大柱子。只是那时候我还没有弄明白这个复杂的人生数列。我抽抽噎噎，额头上火辣辣的，正在酝酿着鼓起一个包；我回家去找我爷爷。但是我爷爷有什么办法呢？自从我家翻盖新房的那一年，老爷家就彻底与我家恩断义绝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具体是因为什么，我至今也没能弄明白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我爷爷不可能为我去找老爷理论，即使理论，他也全无敌胜算。我爷爷也不可能为一张白面糖饼去找我大爷爷诉苦。虽然我大爷爷一家因为人多势众足以与我老爷家抗衡，两家之间仍旧保持着礼貌和走动，但是我温和醇厚的大爷爷除了唉声叹气，同样想不出什么法子来约束他弟弟的3个儿子。也就是说，我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远远绕开小叔日常出没的地点，像我成年后主动绕开某些人连同他们的私人地盘。

每个人都是有疆界的，成人之后我越发懂得这一点。双方的领地相互重合的部分，我理解为燃起战火的潜在祸根。与一位谦谦君子为邻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：你对这个世界的信任在一个人的美德中获得了回赠和首肯。然而多数时候，对方要么划地为界，保持两个凡人之间冷淡的壁垒和对立；要么精于算计，一定要把公共占有的部分划入自己的私人疆域。遇到这样的对手——使用这个称谓实在是我自己在抬举自己，因为实际上，

我全然不知该如何与人为敌——我识趣地退下一步；一步不够，再加上两步三步。这样，我就退回到我自己的坐标系里。有的人生下来就具备某种扩张意识，有的人却只勉强学会了抵御。我像那个谨小慎微的沙和尚，无论白骨精在眼前变出多少种花样，我都要坚决守护住我小小的、安全的圆。所谓画地为牢，我和昔日的卷帘大将同样擅长这招。我退让的姿态也说明我尚有余裕，而一旦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我也会变成一枚格外坚硬的榛子。甚至嚓嚓嚓，从棉花里面亮出一大把锋利的荆棘。

现在想来，在这件事上，我居然从未想到可以向三哥求援，这多少有点让人意外。或者那时候我已经隐约明白：每一个事件的后面，都隐藏着一副源远流长的多米诺骨牌。而糖饼事件的骨牌效应是这样的：假如三哥真的前去替我教训了小叔，小叔回家请出他的二哥，那么三哥双拳难敌四手，势必又牵连进二胖哥赶来敌忾同仇。而三哥的父亲即我郑二大爷，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，对打架斗殴这类赖叽事深恶痛绝。三个儿子是他在自家院子里种下的3棵小树，无论采取什么方式，他都有办法把他们修理得笔管条直。这样一来，我可能在背地里被二胖哥称作害人精；至少，因为我的一张白面糖饼，三哥的记忆里会留下一块比饼的面积大出两倍的疼痛阴影。或许直到若干年后，他想起我，身体的某个部位仍会不由自主地牵连起一阵疼痛。而我是多么不情愿化身为一朵阴云，投影进他人的脑海和记忆。我无师自通地绕开了我的小叔，从这件事开始，我被迫学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。

毕业那年我回乡看望大爷爷，正巧有人来他家里串门。尽管有点儿迟疑，我还是根据猜测和记忆叫了一声“小叔”，弄得小叔很不好意思。过了这么多年，我的脑门早就淡忘了他在上面敲出的那几颗凿栗；但是我忽然意识到，即使在今天，小叔仍然比我更具备某种体力优势。只不过体力在成年后已经变成了生存的次要素质——迟早有一些东西，会在未来扭转它本来的尴尬局势。

如果抛开小叔带来的微弱不快，我的童年整体上温暖而明媚，祖父母的宠爱让我无忧无虑，还有高出伙伴们多倍的零花钱。我也学着那些大孩子的样子上山去拾柴火，在刚过立春的小雪天里冻得双手通红。我爷爷一边

替我焐手焐脚，一边从炕沿上探出半个身子问正在厨房里烧火的我奶奶：“我孙女拾了多少柴火回来？”我奶奶说：“足够给你炒盘鸡蛋的了！”我爷爷一听，高兴得一个劲地夸奖我能干。这一天的炒鸡蛋因此变得格外香甜。

长大以后我才发现，早年的拾柴火活动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。我的从不知柴火为何物的小妹，与我的城市同窗潘琦一样，以一双纤纤玉手作为城市女孩骄傲的通行证。与她们相比，我的手是唐诗里享有盛名的“红酥手”——已经有学者经过反复研究，证明“红酥手”就是红烧猪蹄。弄清楚这个典故的时候，我年近三十，已经有底气举着一双经过多年前的乡村寒风红烧过的蹄子开玩笑。而在进入城市之前，我无知得全未觉察到我的手况有多么糟糕。现在，我还知道了“皴裂”这个词所代表的意思——中国画技法中要求崇山峻岭表现出的雄性姿态。皴裂的巉岩布满了山峰样粗粝的手心和手背。而在20世纪70年代，无论性别，一双皴裂的手才是乡村生活的正常姿态。但是到了城市里，这样的一双手就显出了它的风霜雨雪，也显出了它的孤单和古怪。我因此有理由严肃地对我奶奶说，我小时候也是吃过苦的。听了我的话，我奶奶“扑哧”一声，很不严肃地笑了起来。

实际上，因为我的祖父母，我幸运加幸福的童年没有为世界留下哪怕一小节励志文摘。我胸无大志的格局也自此无从更改。我不像我的好友T，在顽强的意志力支撑下，径直奔往成功以及成功背后的人民币与美元。

郑淑华老师是我在郑屯小学就读时的班主任。这个与我妈年龄相仿的年轻妇人，对我怀有某种喜爱和厌恶交织的复杂情绪。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。其实不只是郑老师，在我的整个学生时代，几乎每一位班主任都对我表现出令人迷惑的摇摆姿态。多年以后，这道深奥的谜题在我旷日持久的追想下终于得以真相大白。我是一个优等生（这一点毫无疑问），干部工作认真负责（那时候能否当上班干部多多少少与学习成绩挂钩），问题是一个好学生和好孩子是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的；即使有一点儿想法，也不应该表现得像我这样直接。唯有在一张没有脾气的白纸上面，大人们自天而降的教诲才能书写出足够完美的轮廓。而我与一张白纸显然相去甚远，我生来就带着固执己见的斑点和花纹，又时常在百鸟朝凤的热烈场合袖手旁观。我在长征小学的班主任王惜时老师对我妈表达了她对我的这一意

见。她动用的成语是：“冷眼旁观”。成人之后我明白了：这个成语构成了对凤凰和其他鸟类的严重伤害。生活的旁观者已经不受大众欢迎，何况这个旁观者使用的居然还是两颗不怀好意的“冷眼”。

我并且猜测，凤凰陛下在准备封爵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是它的近亲孔雀。王者的高贵有一部分来自臣属们作为陪衬的美——从这一点上来看，乌鸦势必很难进入大臣候选名单。在讲授《骄傲的孔雀》这一课时，郑淑华老师代替孔雀朗诵了一句台词：“丑喜鹊，你笑什么！”郑老师随之还原成郑老师，为这句台词作出注解：“可见，喜鹊是很丑的。”说到这里，老师忽然意识到什么，飞快地向我投来一瞥。直到许多年后，郑老师的这一瞥穿越岁月风尘，在我心里投下了一道温暖的、滋味复杂的电波。而在若干年前，我蒙昧未开，对老师同情怜惜的眼神无从领略。直到进入青春期以后，我才明白我的外表远非资质平常的喜鹊可比，深受同情的乌鸦才是我的同类。而任何事物都有让人始料未及的一面：当一个人意识到自身的丑陋，反而会对“美”无限神往和执意追随。

在郑屯小学校一年级一班，我的职务是“卫生委员”。到了城市里的长征小学，我变成了“组织委员”。无论头衔如何，我实际上都缺乏我的同班同学潘琦那样的领导风范。可是老师们很快发现了我的优点：我极具耐心并对所有同学一视同仁（也许在老师们看来，这后一条尤其显出特别）。我被安排去给差生们补课。接受我辅导的第一个同学，就是三哥。我把三哥辅导成了全班第一名，我自己则屈居第二。所以三哥得到的奖励是一支价值两元多的包尖钢笔，而我的那支钢笔裸露着难看的巨大笔尖，只值7角钱。这件事让我不知该高兴还是难过。我对裸尖钢笔们的成见也由此保留至今。听说我要离开郑屯到城市的父母身边生活，三哥黯然神伤：“你这一走，我学习又要完了。”一语成谶，三哥最终连初中也未能考取，只得回家务农。这个结果让我深深自责。

王惜时老师说她的名字是她自己改过来的。她教导我们，一个人必须从小就珍惜时间，长大后才能出人头地。我猜，惜时老师当时就已经看出来，潘琦长大后远比我有着出息得多。所以潘琦从来不会被安排去给任何同学补课，好像补课不是学习委员而是组织委员的活。听说潘琦大学毕业

后果真留在了省城；不像我，只能在巴掌大的小城里庸庸碌碌地了此一生。老师们一个个火眼金睛阅人无数，看什么事情都入木三分。一个团体要提高它的平均水准，势必需要有人做出牺牲。而和平年代的牺牲最好在暗中进行——当牺牲者心存懵懂，并不了解自己就是牺牲，这样的结局再好不过。

惜时老师起初安排我辅导两个男生。所谓辅导，就是在每天放学后寸步不离地守住他们，先写作业，不会做的地方随时讲解；写完作业陪着他们做游戏，以防止他们到马路上惹是生非。这是两个淘气异常的小个子男生，在我的记忆里险些混淆成一对孪生兄弟。他们最热爱的经典节目，就是施展壁虎奇功，沿着楼洞口的铁门一直爬到二楼的窗台上去。这幢临街的三层住宅楼当时就已经不够新了，想不到过了将近30年，至今仍奇迹般挺立在原地。偶尔从下面经过，我都会忍不住朝那个黑洞洞的楼口看看。我依稀看得见自己的当年：站在楼下紧张地仰着一张脸，嘴巴张得很大，可以一直看到里面两颗鲜红的扁桃腺。

到了下一个学期，我被安排去给一个女生补课。这个女生被全班同学鄙视，大家背地里叫她“女流氓”，说她有很多地痞朋友。这传说让她显出了与众不同的神气。学校规定不许染红指甲，这类校规落在她身上就自动失效。不仅如此，她手背上的四个指窝里也用红色圆珠笔涂上鲜艳的圆点，看上去充满神秘且意义未知。但是除了这些，我觉得她没有什么反常的。辅导进行到第三天，她很得意地告诉我，这之前老师分派给她补课的两个同学，都被她气跑了。老师没办法，就让她在班干部和小组长中间选择一个，她于是点名要了我。“你和她们不一样！”至于哪里“不一样”，她没有往下说。后来我又被安排去给其他同学补课，她在上学路上远远地看到我，大声呼唤着我的名字，兴冲冲地奔过来抱住我的一条胳膊，问我头天晚上有没有看《赛虎》？紧接着，她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高采烈地叫起来：“哎呀！你的名字叫着很像《红象》里那个‘岩甩’耶！”为这个重大发现，她高声大噪地一路说到了校门口，惹得同学们纷纷侧目。我心里有点儿不以为然（我不喜欢那个自私软弱的岩甩），却不好意思对她说出来。

至此我恍然大悟，为什么我和T长得同样瘦弱矮小却不曾被同学欺